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

话说余大先生把这家书拿来递与杜少卿看，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，说：“时下有一件事，在这里办着。大哥千万不可来家。我听见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，最好放心住着，等我把这件事料理清楚了，来接大哥，那时大哥再回来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这毕竟是件甚么事？天二评：前回既云“面如土色”，�t已知�|窗事发，此假作不知耳。杜少卿道：“二表兄既不肯说，表兄此时也没处去问，且在我这里住着，自然知道。”余大先生写了一封回书，说：“到底是件甚么事，兄弟可作速细细写来与我，我不着急就是了。若不肯给我知道，我倒反焦心天二评：没头没脑叙�恚�又一�P法。此�r余大先生尚未知而读者已猜着几分。黄评：你若知道，岂止“焦心”。”那人拿着回书回五河，送书子与二爷。二爷正在那里和县里差人说话齐评：转入，�p便之极。接了回书，打发乡里人去了；向那差人道：“他那里来文，说是要提要犯余持。我并不曾到过无为州，我为甚么去？”差人道：“你到过不曾到过，那个看见？我们办公事，只晓得照票子寻人。我们衙门里拿到了强盗、贼，穿着檀木靴[[1]](#footnote-1)还不肯招哩天二评：是差人�口。那个肯说真话！”余二先生没法，只得同差人到县里，在堂上见了知县，跪着禀道：“生员在家，并不曾到过无为州，太父师这所准的事，生员真个一毫不解。”知县道：“你曾到过不曾到过，本县也不得知，现今无为州有关提在此，你说不曾到过，你且拿去自己看。”随在公案上，将一张朱印墨标的关文，叫值堂吏[[2]](#footnote-2)递下来看。余持接过一看，只见上写的是：

无为州承审被参知州赃案里，有贡生余持过赃一款，是五河县人。……

余持看了道：“生员的话，太父师可以明白了。这关文上要的是贡生余持，生员离出贡还少十多年哩。”说罢，递上关文来，回身便要走了去黄评：二先生比大先生利害多了，前固云“弟兄品行文章从古没有”也。知县道：“余生员，不必大忙，你才所说，却也明白。”随又叫礼房，问：“县里可另有个余持贡生？”礼房值日书办禀道：“他余家就有贡生，却没有个余持。”余持又禀道：“可见这关文是个捕风捉影的了。天二评：原是捕�L捉影的来头。黄评：正是“风影”。起身又要走了去。知县道：“余生员，你且下去，把这些情由具一张清白呈子来，我这里替你回覆去。”余持应了下来。出衙门，同差人坐在一个茶馆里吃了一壶茶，起身又要走。差人扯住道：“余二相，你往那里走？大清早上，水米不沾牙，从你家走到这里，就是办皇差也不能这般寡剌[[3]](#footnote-3)！难道此时又同了你去不成？”余二先生道：“你家老爷叫我出去写呈子。”差人道：“你才在堂上说你是生员，做生员的，一年帮人写到头黄评：视为固然。倒是自己的要去寻别人齐评：调侃不少。对门这茶馆后头就是你们生员们写状子的行家黄评：且有行家。你要写就进去写。”余二先生没法，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馆后面去。差人望着里边一人道：“这余二相要写个诉呈，你替他写写。他自己做稿子，你替他誊真，用个戳子。他不给你钱，少不得也是我当灾！昨日那件事，关在饭店里，我去一头来。”

余二先生和代书拱一拱手。只见桌旁板凳上坐着一个人，头戴破头巾，身穿破直裰，脚底下一双打板唱曲子的鞋黄评：绝倒。认得是县里吃荤饭[[4]](#footnote-4)的朋友唐三痰；唐三痰看见余二先生进来，说道：“余二哥，你来了，请坐。”余二先生坐下道：“唐三哥，你来这里的早。”唐三痰道：“也不算早了。我绝早同方六房里六老爷吃了面，送六老爷出了城去，才在这里来黄评：非方不口。齐评：随口带出方老六，何其敏速也。天二评：恶烂。你这个事，我知道。”因扯在旁边去，悄悄说道：“二先生，你这件事虽非钦件，将来少不得打到钦件里去。你令兄现在南京，谁人不知道？自古‘地头文书铁箍桶’，总以当事为主，当事是彭府上说了就点到奉行的，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爷去商议黄评：又非彭不口。齐评：如此�D入彭老三，可谓片帆�w渡。他家一门都是龙睁虎眼的脚色[[5]](#footnote-5)，只有三老还是个盛德人，你如今着了急去求他，他也还未必计较你平日不曾在他分上周旋处。他是大福大量的人，你可以放心去；不然，我就同你去齐评：深深款款，真�X关切万分。论起理来，这几位乡先生，你们平日原该联络黄评：大似关切。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处。及到弄出事来，却又没有个靠傍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极蒙关切。但方才县尊已面许我回文，我且递上呈子去，等他替我回了文去，再为斟酌。”唐三痰道：“也罢，我看着你写呈子。”当下写了呈子，拿进县里去。知县叫书办据他呈子备文书回无为州。书办来要了许多纸笔钱去，是不消说。

过了半个月，文书回头来，上写的清白。写着：

要犯余持系五河贡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须，年约五十多岁。的于四月初八日在无为州城隍庙寓所会风影会话，私和人命，随于十一日进州衙关说。续于十六日州审录供之后，风影备有酒席送至城隍庙。风影共出赃银四百两，三人均分，余持得赃一百三十三两有零黄评：此葬费也，与马二先生九十两来头相同，然马二先生较胜，以非赃私也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辞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赃证确据，何得讳称并无其人？事关宪件，人命重情，烦贵县查照来文事理，星即差押该犯赴州，以凭审结。望速！望速！

知县接了关文，又传余二先生来问。余二先生道：“这更有的分辨了。生员再细细具呈上来，只求太父师做主。”说罢下来，到家做呈子。他妻舅赵麟书说道：“姐夫，这事不是这样说了。分明是大爷做的事，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书来，姐夫为甚么自己缠在身上？不如老老实实具个呈子，说大爷现在南京，叫他行文到南京去关，姐夫落得干净无事。我这里‘娃子不哭奶不胀’，为甚么把别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门口哭？黄评：却不是“别人家棺材”，写恶俗之恶如是。余二先生道：“老舅，我弟兄们的事，我自有主意，你不要替我焦心。”赵麟书道：“不是我也不说。你家大爷平日性情不好，得罪的人多！就如仁昌典方三房里，仁大典方六房里黄评：又是方、彭。都是我们五门四关厢里铮铮响的乡绅，县里王公同他们是一个人，你大爷偏要拿话得罪他黄评：不特自已奉承，还不许人不奉承。就是这两天，方二爷同彭乡绅家五房里做了亲家——五爷是新科进士。——我听见说，就是王公做媒，择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黄评：偏偏打听明白。他们席间一定讲到这事，彭老五也不要明说出你令兄不好处，只消微露其意，王公就明白了齐评：想得曲折深细之至。那时王公作恶起来，反说姐夫你藏匿着哥，就耽不住了！还是依着我的话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我且再递一张呈子。若那里催的紧，再说出来也不迟。”赵麟书道：“再不，你去托托彭老五罢。黄评：自己要敦戚谊，却不许人敦友谊，不过要他奉承方、彭，并非真正关切。余二先生笑道：“也且慢些。”赵麟书见说他不信，就回去天二评：亏的余二先生有主意，不然竟被他窘倒了。。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县里。县里据他的呈子回文道：

案据贵州移关：“要犯余持系五河贡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须，年约五十多岁。的于四月初八日在无为州城隍庙寓所会风影会话，私和人命，随于十一日进州衙关说。续于十六日州审录供之后，风影备有酒席送至城隍庙。风影共出赃银四百两，三人均分，余持得赃一百三十三两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辞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赃证确据，何得讳称并无其人？事关宪件，人命重情……”等因到县。准此，本县随即拘传本生到案。据供：生员余持，身中，面麻，微须，年四十四岁，系廪膳生员，未曾出贡。本年四月初八日，学宪按临凤阳，初九日行香，初十日悬牌，十一日科试八学生员。该生余持进院赴考，十五日覆试案发取录黄评：虽亏来文“持”字讹错，亦亏彼时恰值考试，有案可稽。余持次日进院覆试，考居一等第二名，至二十四日送学宪起马，回籍肄业。安能一身在凤阳科试，又一身在无为州诈赃？本县取具口供，随取本学册结对验，该生委系在凤阳科试，未曾到无为诈赃，不便解送。恐系外乡光棍，顶名冒姓，理合据实回明，另缉审结云云。

这文书回了去，那里再不来提了。余二先生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写信约哥回来。大先生回来，细细问了这些事，说：“全费了兄弟的心！黄评：何以对令弟。便问：“衙门使费一总用了多少银子？”二先生道：“这个话，哥还问他怎的？哥带来的银子，料理下葬为是。天二评：伤哉，�也。黄评：余大先生银子葬父母，马二先生银子赠朋友，一孝一义。然来头皆不正，细核之，一私和人命，一不过书呆，又大不同。

又过了几日，弟兄二人商议，要去拜风水张云峰。恰好一个本家来请吃酒，两人拜了张云峰，便到那里赴席去。那里请的没有外人，就是请的他两个嫡堂兄弟：一个叫余敷，一个叫余殷。两人见大哥、二哥来，慌忙作揖，彼此坐下，问了些外路的事。余敷道：“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。齐评：非此不能开谈。黄评：开口就提彭老二，真个非彭不口。主人坐在底下，道：“还不曾来哩。阴阳生才拿过帖子去。”余殷道：“彭老四点了主考了黄评：无事不打听，若关系甚切者。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，他一句话回的不好，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。天二评：奇。余大先生笑道：“他也没有甚么话说的不好，就是说的不好，皇上离着他也远，怎能自己拍他一下？”余殷红着脸道：“然而不然黄评：四字大通。他而今官大了，是翰林院大学士，又带着左春坊黄评：官衔新。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阁子里议事黄评：朝廷有大堂暖阁。他回的话不好，朝廷怎的不拍他齐评：�f得不亢不卑。天二评：奇，奇闻，得未曾有。黄评：是是，该拍该拍。难道怕得罪他么？”主人坐在底下道：“大哥，前日在南京来，听见说应天府尹进京了？”余大先生还不曾答应。余敷道：“这个事也是彭老四奏的黄评：总要拉上彭老四，好似朝廷并无第二个官，只有一个彭老四。朝廷那一天问应天府可该换人，彭老四要荐他的同年汤奏，就说该换；他又不肯得罪府尹，唧唧的[[6]](#footnote-6)写个书子带来，叫府尹自己请陛见，所以进京去了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大僚更换的事，翰林院衙门是不管的，这话恐未必确。天二评：此等还要与他辨驳，二先生过於厚道。余殷道：“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亲口说的，怎的不确？齐评：确而又确，但不知王父母吃酒说话是那���v�c你听得的？未知�\_否？。说罢，摆上酒来。九个盘子：一盘青菜花炒肉、一盘煎鲫鱼、一盘片粉拌鸡、一盘摊蛋、一盘葱炒虾、一盘瓜子、一盘人参果、一盘石榴米、一盘豆腐干。烫上滚热的封缸酒黄评：家乡风味，令我乡思不可遏矣。。吃了一会，主人走进去拿出一个红布口袋，盛着几块土，红头绳子拴着，向余敷、余殷说道：“今日请两位贤弟来，就是要看看这山上土色，不知可用得？”余二先生道：“山上是几时破土的？”主人道：“是前日。”余敷正在打开拿出土来看，余殷夺过来道：“等我看。”劈手就夺过来，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，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，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黄评：画也画不出，是知画笔不如文笔之妙。拿手指头掐下一块土来，送在嘴里，歪着嘴乱嚼。嚼了半天，把一大块土就递与余敷，说道：“四哥，你看这土好不好？黄评：又要夺去，又说不出好歹，只好递与四哥，四哥亦说不出，只好做鬼脸。余敷把土接在手里，拿着在灯底下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，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，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，闭着嘴，闭着眼，慢慢的嚼。嚼了半日，睁开眼，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天二评：���捎喽�罡�O其致，令人一�x一呕。黄评：绘影绘声手段。又闻了半天，说道：“这土果然不好。”主人慌了道：“这地可葬得？”余殷道：“这地葬不得！葬了你家就要穷了黄评：得着四哥口声，才敢说要穷。究竟土是何味，为何要穷？惜主人不追问也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不在家这十几年，不想二位贤弟就这般精于地理。”余敷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经过我愚弟兄两个看的地，一毫也没得辨驳的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方才这土是那山上的？”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：“便是贤弟家四叔的坟，商议要迁葬。”余大先生屈指道：“四叔葬过已经二十多年，家里也还平安，可以不必迁罢。”余殷道：“大哥，这是那里来的话！他那坟里一汪的水，一包的蚂蚁黄评：预备刽子手。做儿子的人，把个父亲放在水窝里，蚂蚁窝里，不迁起来，还成个人天二评：必须用杜少卿法处之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如今寻的新地在那里？”余殷道：“昨日这地不是我们寻的齐评：原�砦�此。我们替寻的一块地在三尖峰。我把这形势说给大哥看。”因把这桌上的盘子撤去两个，拿指头蘸着封缸酒，在桌上画个圈子，指着道：“大哥，你看，这是三尖峰。那边来路远哩！从浦口山上发脉，一个墩，一个炮[[7]](#footnote-7)；一个墩，一个炮；一个墩，一个炮；弯弯曲曲，骨里骨碌，一路接着滚了来黄评：“墩”“炮”竟有声，又能滚。滚到县里周家冈，龙身跌落过峡，又是一个墩，一个炮，骨骨碌碌几十个炮赶了来，结成一个穴情。这穴情叫做‘荷花出水’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捧上五碗面。主人请诸位用了醋，把这青菜炒肉夹了许多堆在面碗头上，众人举起箸来吃。余殷吃的差不多，拣了两根面条，在桌上弯弯曲曲做了一个来龙，睁着眼道：“我这地要出个状元黄评：恭喜恭喜，合族感激。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，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！黄评：依少卿所言，似不止剜眼睛。主人道：“那地葬下去自然要发？”余敷道：“怎的不发？就要发！并不等三年五年！齐评：三年五年足下眼睛恐已等不及矣。余殷道：“偎着[[8]](#footnote-8)就要发！你葬下去才知道好哩！黄评：速速预备刽子手。余大先生道：“前日我在南京听见几位朋友说，葬地只要父母安，那子孙发达的话也是渺茫。天二评：何不把杜少卿法�f出来。余敷道：“然而不然黄评：又一个“然而不然”。齐评：�B用「然而不然」句，可谓如�其声。父母果然安，子孙怎的不发？”余殷道：“然而不然黄评：此“然而不然”更出情理之外。彭府上那一座坟，一个龙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爷左膀子上，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这一拍黄评：滴滴归源，仍是叫非彭不口。其所言可能不喷饭？。难道不是一个龙爪子？大哥，你若不信，明日我同你到他坟上去看，你才知道。”又吃了几杯，一齐起身道扰了，小厮打着灯笼，送进余家巷去，各自归家歇息。

次日，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议道：“昨日那两个兄弟说的话，怎样一个道理？黄评：妙在余大先生信之。二先生道：“他们也只说的好听，究竟是无师之学，我们还是请张云峰商议为是。”大先生道：“这最有理。”次日，弟兄两个备了饭，请张云峰来。张云峰道：“我往常时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，二位先生因太老爷的大事托了我，怎不尽心？”大先生道：“我弟兄是寒士，蒙云峰先生厚爱，凡事不恭，但愿恕罪。”二先生道：“我们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归着，而今拜托云翁，并不必讲发富发贵，只要地下干暖，无风无蚁，我们愚弟兄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张云峰一一领命，过了几日，寻了一块地，就在祖坟旁边。余大先生、余二先生，同张云峰到山里去亲自覆了这地，托祖坟上山主用二十两银子买了，托张云峰择日子。日子还不曾择来，那日闲着无事，大先生买了二斤酒，办了六七个盘子，打算老弟兄两个自己谈谈。到了下晚时候，大街上虞四公子写个说帖来，写道：

今晚薄治园蔬，请二位表兄到荒斋一叙，勿外是荷。虞梁顿首。

余大先生看了，向那小厮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拜上你家老爷，我们就来。”打发出门，随即一个苏州人，在这里开糟坊[[9]](#footnote-9)的，打发人来请他弟兄两个到糟坊里去洗澡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“这凌朋友家请我们，又想是有酒吃，我们而今扰了凌风家，再到虞表弟家去天二评：既�s定虞家又欲兼�杉遥�得�o�食。”弟兄两个，来到凌家，一进了门，听得里面一片声吵嚷。却是凌家因在客边，雇了两个乡里大脚婆娘，主子都同他偷上了。五河的风俗是个个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觉的。不怕正经敞厅里摆着酒，大家说起这件事，都要笑的眼睛没缝，欣欣得意，不以为羞耻的黄评：好风俗。凌家这两个婆娘，彼此疑惑：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钱，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钱，争风吃醋，打吵起来。又大家搬楦头[[10]](#footnote-10)，说偷着店里的店官，店官也跟在里头打吵；把厨房里的碗儿，盏儿，碟儿，打的粉碎；又伸开了大脚，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黄评：笑死人了。余家两位先生，酒也吃不成，澡也洗不成，倒反扯劝了半日，辞了主人出来。主人不好意思，千告罪，万告罪，说改日再请。两位先生走出凌家门，便到虞家。虞家酒席已散，大门关了。余大先生笑道：“二弟，我们仍旧回家吃自己的酒。天二评：吃自己的酒是最稳的，那知也不。二先生笑着，同哥到了家里，叫拿出酒来吃。不想那二斤酒和六个盘子已是娘娘们吃了，只剩了个空壶空盘子在那里天二评：�捎嘞壬�俭朴，想女眷亦久枯肠，�F成酒菜不作客套也。大先生道：“今日有三处酒吃，一处也吃不成齐评：越是拿稳的事越�l不稳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”弟兄两个笑着吃了些小菜晚饭，吃了几杯茶，彼此进房歇息。

睡到四更时分，门外一片声大喊，两弟兄一齐惊觉，看看窗外通红，知道是对门失火，慌忙披了衣裳出来，叫齐了邻居，把父母灵柩搬到街上。那火烧了两间房子，到天亮就救息了。灵柩在街上。五河风俗，说灵柩抬出门，再要抬进来，就要穷人家；所以众亲友来看，都说乘此抬到山里，择个日子葬罢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“我两人葬父母，自然该正正经经的告了庙[[11]](#footnote-11)，备祭辞灵，遍请亲友会葬，岂可如此草率！依我的意思，仍旧将灵柩请进中堂，择日出殡。”二先生道：“这何消说，如果要穷死，尽是我弟兄两个当灾。黄评：此却难得，却非乖子做得来的。当下众人劝着总不听，唤齐了人，将灵柩请进中堂，候张云峰择了日子，出殡归葬，甚是尽礼。那日，阖县送殡有许多的人，天长杜家也来了几个人。自此，传遍了五门四关厢，一个大新闻，说：余家兄弟两个越发呆串了皮了，做出这样倒运的事！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尘恶俗之中，亦藏俊彦；数米量柴之外，别有经纶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檀木靴——就是夹棍，套在人脚踝上夹的一种残酷的刑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值堂吏——官审案时，站在公案旁边传话（对不懂官话的老百姓就用土语传译）的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寡剌——刻薄、吝啬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吃荤饭——用不正当手段，例如挑拨词讼，向人诈取财物为生，俗称“吃荤饭”，也叫“吃腥饭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龙睁虎眼的脚色——强梁霸道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唧唧的——悄悄的、偷偷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墩、炮——风水书上的术语，指地形；地面隆起的叫做“墩”，比墩小一些的叫做“炮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偎着——挨着，靠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糟坊——糟是做酒剩下的渣子，“糟坊”就是造酒的作坊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搬楦头——楦头是做鞋时塞在鞋子里面的木质模型。“搬楦头”就是露底的意思，譬喻揭发阴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告庙——这里的庙，指祠堂或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，“告庙”就是祭告祖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